

〈嘉義的自由女神與尿尿小童〉

/包子逸

嘉義市中心有座縮小的自由女神像，高高站在交通繁忙的民族路路叉小島上，島的四周圍了一圈刻苦耐勞、不易折損、毫無特色的灌木叢，是台灣典型的

安全島植物。灌木叢被修剪成一圈沒有存在感的低矮樹籬，塑膠柵欄一樣，讓人徹底忘記它們也是會呼吸的生物。

女神踩著一個宛如節拍器的高大底座，上頭寫著「團結博愛」等八股格言。她忍著五十肩的困擾高舉火炬，黑色電線從眼前穿越，房仲、餐廳和蛋捲的巨型廣告看板蝦兵蟹將一樣緊緊簇擁著她，那些需要兌換的慾望如此龐大，使得女神看起來嬌小玲瓏。此時腳底下摩托車騎士嘖嘖吹油門經過，可能一輩子都沒有注意到女神的存在。

這位旅居嘉義的外籍女神坐擁的景觀視野，和站在曼哈頓以及東京台場的親戚們比起來，確實不夠壯麗或浪漫，但有大隱隱於市的意思。我因此想起，前陣子看到一部片，開場沒多久就出現了好萊塢老套的「天哪！那是自由女神哪！」歐洲難民坐船抵美的喜相逢畫面，他們指著女神像眼睛閃閃發亮、歡欣鼓舞，激情得像一場歌舞秀，讓我看不下去，直接把片子關掉。我不喜歡這種宣揚神格化美國自由領土的俗濫劇情，和現實格格不入。

卓別林在 1917 年拍攝過一部默片短劇《移民》(*The Immigrant*)，片中也有移民難民看到自由女神像的畫面，那大概是美國影史中唯一沒有在自由女神像上塗滿美國夢蜜汁的故事，鏡頭以擬真手法拍攝自由女神從側邊緩緩移入視線，本來坐在船甲上的人們紛紛站起來欣賞這一幕，他們仔細卻寧靜地凝視著，臉上有喜悅但有更多的疲倦，整個過程只有短短幾秒，完全沒有好萊塢式「狂喜」表情的渲染，接下來要下船了，突然有船員拉出鐵鍊，把他們像動物一樣隔離在等待線後方，一群人推擠著，表情既無奈又驚懼。凝視自由女神像那幕耐人尋味，也遠比那些好萊塢誇張的場面調度來得更真實點題——一支耗盡力氣拔河的队伍，在

拔河結束耗盡力氣的剎那，就算得知終於結束了奮鬥，他們也不會有力氣「突然之間站起來狂歡奔跑」，更何況是那些歷經滄桑、對茫然未知新世界有複雜情緒的外來者。

舊世界的破敗、船艙上的動盪，接下來要在埃利斯島(Ellis Island)上接受檢調，並且在異地求生的過程，沒有一件是浪漫的嘉年華會，甚至異常折磨人，我不曉得為什麼好萊塢總是要把當年的移民演得像毫無生命歷練的呆頭鵝，把自由女神詮釋得像某種可以讓人瞬間嗨爆的精神失控毒品。卓別林令人敬仰的地方在於，他拍的是誇張的喜劇片，片中卻有很多很細緻、直指人心深處的地方，偷渡了許多寧靜深刻的鏡頭，充滿批判性，笑鬧之中往往讓人感覺淒涼。在《移民》之中，他透過一個身無分文的移民者境遇，以滑稽的過程描述當年移民者的所遭遇的現實和歧視，然而他也不忘給予移民者圓滿的愛情，我覺得那才是最接近人性真實、無論在何處都能獲得的最好的希望。

我那來自嘉義的朋友說，嘉義不只有〔幾乎無人理會的〕自由女神，還有來自比利時的尿尿小童喔，就在中山公園裡面。我突然想到，路過嘉義市區時，我也撞見過東門圓環中央佇立了幾個拙劣的尿尿小童仿品，彷彿是在宣揚全球化的無遠弗屆，嘉義顯然有五尊以上公然灑尿的藝術雕像，我見到的四位膺品尿尿小童和自由女神一樣，高高站在馬路口半空中，肚子凸出朝東西南北四方各自努力宣洩，身旁的路樹似乎因為有了童子尿的滋潤，比自由女神腳邊的樹叢來得更高大、更翠綠。

〈蒼蠅與蟬〉

/包子逸

「我都知曉，蒼蠅掉進牛奶，黑白一目了然；

我也知曉，我都知曉。

……死亡會給萬物帶來終結，任何事情都了然於心，

除了自身以外。」

——《庸才》

我在打工的地方遇見許多有趣的同事，其中一位生化系的，不知道修了什麼課，在課堂上觀賞了仿聲鳥的紀錄片，本來仿聲鳥的模仿絕技是用來保護自己、隱入自然環境，但可憐的鳥兒住在被人類濫砍的森林裡，因為太常聽到開進森林裡伐樹的機械巨獸咆嘯，也太常聽到鋸子出動的嚎叫，竟然也學會發出喀喀喀喀或噤——噤——那般尖銳的噪音。一隻鳥張開美麗的鳥喙，竟然不是淘氣的啾啾、高貴的黃鶯出谷，而是鋸木頭那樣可怕的聲音，實在太哀傷了，但是全班看到這一段紀錄，好像同情心羞恥心也遭連根鋸斷，大笑出聲。

同事還曾提及其他幻妙之事，比如，他們的實驗室中有兩種果蠅，是老師與上蒼派來協助人類理解基因奧妙的天使，他們說一種是白眼蠅，一種是紅眼蠅。兩兩搭配的時候，一隻是聖潔的處女果蠅，另外一隻是熱烈的種馬果蠅。為

了確保實驗的精準度，母蠅一定要是隻處女。

我問，怎麼辨別這是一隻處女蠅呢？喔，是這樣子的，研究室裡養的母蠅失去貞潔後，身上的毛色就會改變，比珠沙痣還好用。爲了基因研究目的，學生將特定果蠅兩兩配對〔比如說，紅眼蠅配上一隻白眼蠅，這個叫做紅白配，其他還有白白配、紅紅配等等〕，每一對都養在一個實驗瓶子裡。兩蠅同居在一個什麼也沒有的玻璃瓶裡，除了相對兩瞪眼和做愛之外，沒有其他生命的意義，因此只要過了一個禮拜，學生回到實驗室就能發現子孫滿堂的實驗瓶。這也是實驗室紅蠅與白蠅的一生。

從文學的角度閱讀科學，方便把冷血的故事看得有溫度。至於寓意是什麼？看《蒼蠅王》不見得明白，讀《紅玫瑰與白玫瑰》更是差太多，莊子看了，難道要說，夏蟲不能語冰？一對在玻璃瓶裡過了一生的蟲蠅，有命運可言嗎？聽說，最後實驗室裡的果蠅都死在酒精裡了。

吳爾芙曾在短篇小說〈新洋裝〉(The New Dress)中描述一名妄自菲薄又內心戲太多的女子，不斷鑽牛角尖自我羞辱，想像自己是不起眼的徒勞的蒼蠅，泡在小碟子中央，狼狽得爬不出去，翅膀更因碟裡的牛奶而沾黏成一團，從她的蒼蠅眼裡看出去，別人都是 butterfly 或 dragonfly 之類比較美的飛蟲，唯獨自己只是一介小 fly，而且還飛不起來。小林一茶寫過知名的俳句：「不要打哪，蒼蠅搓他的手，搓他的腳呢。」但溫柔小林一茶若聽到了如此庸人自擾又碎念不停的蒼蠅腹語術，要忍住不出手應該很難吧。人人都說吳爾芙是文學現代主義的先鋒，在

此看來是很有道理的，現代人只要打開臉書之類的社群網站，就好比同時打開了八千個意識流的水龍頭，人人刷存在感的方式蕩蕩不絕，在不可計數的小碟子裡搓手搓腳，比穿了新洋裝的女人還焦慮。

蒼蠅善於鑽牛角尖，這並非什麼艱深的文學比喻，我曾見過捕蠅界的美人——某種日本舊時代手工吹製的玻璃捕蠅器，這種高雅的古器皿長得像晶透的圓頂菌菇，上方有一加蓋開口，瓶底向上收束，於瓶內產生第二個開口，下方墊高與桌面保持空隙，只要在瓶底集水處注入蜜水，蒼蠅便會從下方縫隙飛入瓶身。爲什麼可以捕蠅呢？因爲蒼蠅有個糟糕的飛行慣性，在密閉空間只會往上、往前飛，不知如何往下飛，所以只要從下面洞口飛進去，便只能飛到累死。

是這樣的盲目，使得魯迅寫出〈戰士和蒼蠅〉，使得尼采寫出〈市場之蠅〉，可以當成最勵志的蒼蠅論。嗜血蒼蠅何其多？但還是別把自己的命運活成了抓狂的蒼蠅拍，要追求精神的自覺，不要害怕孤獨。

因此你不得不尊敬蟲豸與平庸的啓發性，他們是借喻的源泉，甚至可以借來有效地調情。《詩經》的〈國風·齊風·雞鳴〉篇裡有位賴床不上朝的大王，老婆催促他說：公雞已經在叫啦，大王在被窩裡撒嬌回嘴：那只是蒼蠅在吵啦，還說，寶貝，就算蒼蠅嗡嗡作響，「甘與子同夢」。這麼瞎的情話，讓人紮實感受到熱戀的不可理喻。

紀錄片導演喜歡略帶使命感地自稱為「牆上的蒼蠅」，隱形人那般靜觀局勢。《晉書》裡則有篇「蠅棲筆」的魔幻故事，裡面的大蒼蠅就沒那麼安分，牠先飛呀飛進密室裡竊聽了秘密，揮也揮不走，隔日再化為黑衣人，大聲公一樣把秘密偷渡到街頭巷尾，使得人盡皆知。我經常揣摩這動靜收放中間的分寸與差異，如同揣摩一種寫散文的方法。

蒼蠅種種，使我對蒼蠅的藝術詮釋特別有感。觀賞賈木許《神秘列車》(*The Mystery Train*)這部電影的時候，自然注意到了擺在飯店櫃台上的那隻金色蒼蠅，當飯店小弟沒頭沒腦從背後拿出蒼蠅拍往那隻蒼蠅身上招呼的一瞬，滑稽近乎禪詩。賈木許精於嚴謹的場面調度，卻又如此深諳脫節的喜感、落差的幽默，簡直有馬戲團空中飛人的天份。

我和《神秘列車》裡桌面上的蒼蠅有數面之緣——美國的跳蚤市場偶爾可以看見這種蒼蠅，金銅製的，厚重，翅膀可以掀起來，功能也很神秘，是菸灰缸，其金色的肚腹裡，可以收容從人間墜落的星火與餘燼。

某次逛紐約下城那家藏書量足以綿延十八哩的舊書店〔現在應該不只十八哩了，可以排到太平洋了〕，我清楚記得，紅頭髮的櫃檯結帳小姐手臂上刺了一隻巨大的蒼蠅，但是因為她的上臂長胖了，那隻蒼蠅似乎跟著發了福，再發福下去，就要變成黑色瓢蟲了。

和生化系的打工同事各奔東西多年之後，某日有事進一小店，看到勁酷老闆擺了一架搖滾風飾品，遂停下端詳。突然發現一枚造型為金色超巨大蒼蠅的戒

指，太另類太跩了，深深吸引我的目光（幻想比出 rocker 手勢），忍不住發出讚嘆：蒼蠅耶！

老闆很冷默地說：那是蟬。

〈獨行者〉

/包子逸

金瓜石半屏山步道與燦光寮步道路徑短而輕鬆，但視野蒼茫壯闊，環山面海。

燦光寮山頂是台北的一等三角點〔台北只有五個一等三角點〕，以一等三角點為圓心，半徑數十公里內皆無遮蔽，展望極佳。

在半屏山頂僅僅遇見一名獨自登山的人；日落前約一個鐘頭，抵達狹窄的燦光寮山頂，又遇見一名獨自登頂的山友，據說是替某登山健行社團的下次聚會探勘，一路從金瓜石市區蜿蜒而上，經過茶壺山、半屏山，竟然三點就已登燦光寮山頂，爲了等待夕照，在山頭等了三個鐘頭。雖然說他是來替幾十個山友探勘，不久要當這群人的領隊，但他說自己其實喜歡一個人走。

夕陽熱烈地紅了起來，群山都有了溫暖的神色。

等待是漫長的，而夕落總是發生在須臾之間，山友抓著老派底片相機調整光圈，一下又一下按下快門。他說用底片會讓人思考，因爲底片只有三十六張，

比起沒有底線的數位存檔，更能產生有意識的攝影。

這使我想到了攝影家法蘭克·霍瓦（Frank Horvat）在回顧半個世紀的攝影生涯時說過，攝影是不按快門的藝術。¹許多人誤以為攝影是一種獲取的過程，然而實際上攝影也是學習捨棄的修行，這是《缺席的照片》(Photographs Not Taken)這本書給我們的啓示之一。

獨自在外遠遊，偶爾能深刻地感覺到，一個人的現場，真正是又寂寞又美好，好像整個世界都是一個人的盛宴，又好像是這整個世界都不懂你的心情。

在旅途中偶爾會遇見一些真正的 loner。你會知道，是因為你感覺得到那種心境的波長，覺得親切，並且了解孤獨有孤獨的理由。

這些獨行者不會是那些宣傳自己如何「一個人去旅行」的人，因為他們並不追求眾人的評價，既然從人群走開了，就沒有必要去迎合或製造人群的看法。他們也不是那種征服型的獵者——每次出門總是要追求極致，要比較，要更多，喜歡占領山頭並且大肆宣傳，不，他們有種願意等待、能夠在深林與荒漠中再走進去一些的氣息。同時你也覺得他們不是那種倨傲的人，不是那些純粹因為懶散而孤僻的人，不是的，他們或許還比一般人還有更熱情積極的地方，對於未知的好奇很可能比一般人還更寬廣。

台灣是個太容易排遣孤獨感的小島，呼朋引伴、縱情繁華都是那麼容易的事，要能夠實踐孤獨的美學，抗拒虛榮，不執著於攻頂與征服，又是多麼艱難。更何況我們現在有了無時無刻不存在的嘈雜網路世界。大部分的人在面對孤獨的

¹見 1992 年《攝影家》雜誌第 24 期。

時候，都以便宜的方式逃開了。

我常常覺得，這個世界有許多隱微的縫隙，一個人必須先抖落精神上的桎梏，進入一種孤獨的潛修心境，才能輕巧的，像針一樣，在稍縱即逝的機緣巧合之中，看見那種縫隙，穿越它，走進世界的另一面，進而理解另一面。

夕陽遁入雲層，天色很快就黑了，原本聽起來像浪一樣爽朗的四方蟲鳴，現在聽起來像轉換了一層意義。我們急急下山，可惜不能待久一點，親眼看到漁港的燈火一盞盞亮起。但是已經不能再等了，高過人身的芒草在漸冷的晚風中發出野性的沙沙響，小徑漸黑，山友的頭燈故障，我們算好時間，在顛簸中回到文明的懷抱。

因為想到曾經攀越過的孤獨，和旅伴聊天的過程中，感覺心底有個港口，有燈漸漸亮了起來，不是因為有人陪。

〈大嬸了沒〉

/包子逸

無論走到哪裡，城裡總會看見許多獨立經營的大嬸服飾專賣店，它們的特色是永恆地與潮流脫勾，屬於大嬸的小宇宙在那裡靜靜地運轉，年復一年複製使人安心的高遮蔽功能版型，一如婦女們集體在中短燙捲的髮型中找到歸屬。

在店內浩瀚的保守陳列中，珠花與亮片，亮彩與荷葉邊替陳腔濫調的時裝爭取到許多小小突破，這些婉轉的個性展現與誇張的折扣聯合催情，使婦女們衝

動〔但自以為精明地〕買下訂價過高的衣物，在狹窄的冷氣房裡感覺華貴，感覺獵捕到一種類似舶來品或獨立自主的情懷。

這些永恆的大嬸服飾專賣店向來門可羅雀，儘管門口經常出現巨大的拍賣字眼。我從不明白它們如何能夠支付得起冷氣和租金，當四周的小吃店兵敗如山倒，小本經營的商家與翻漲的房租揮汗搏鬥，連街巷間的私人 SPA 護膚美甲會館也經營得如履薄冰之際，大嬸服飾店內雍容的毛領、神情高傲臉頰凹陷的塑膠洋模特兒，卻能熬過世事滄桑海枯石爛，處於時光凝結的不敗之地，永遠那樣好整以暇，好像隨便活一活也不講求養生，默默就活成了人瑞。

當然，大嬸服飾店並不希罕像我這樣路過探頭探腦的無聊人士，我後來才明白，這些店家就像地方軍閥一樣，各自培訓了忠心耿耿的鄰里主顧〔婦〕部隊，靠著無邊無際的問候、狀似姊妹情深的金蘭結盟，老鼠會一樣蒐集了一群定期來噓寒問暖「捧場」的女人，有了忠貞澆灌，場子便像在沙漠中隆起的拉斯維加斯，被捧了起來。

這些大嬸們不像市場買貨的那些人倉促，市場的客人扯下懸掛在青菜豬肉中間的 299 成衣殺價包一包付錢的過程特別有效率，主要是擔憂拖太久剛買的新鮮蛤蠣就要悶壞；她們也不像百貨公司亂槍打鳥夢遊型的貴婦，貴婦們蒐集的是響亮的品牌，還有一種質料在指尖摸起來「真的是好」的秘密觸感，那是經年累月的血拼換來的評鑑力，更何況百貨公司只能在商言商，那些說要幫你修眉型、送你防皺眼膜的人，利益輸送的意圖太明顯。大嬸服飾店是這兩種購物方式去蕪存菁的總合。

李渝精彩內斂的〈九重葛〉短篇故事中有一家雜貨店，最能呼應大嬸服飾店的奧義，其功能介於公私之間的灰色地帶，有點像塔台，專門接收聽眾爆料或 call in 點播憂傷情歌的那種，買醬油買線衫都不是重點，大嬸們攜手來到一地，相濡以沫互相較勁，爲此感到巨大，汲取操控的力量，爲了這種意義，大嬸服飾店很難倒閉。

大嬸特別享受「彼此交換秘密」的快感，彷彿秘密可以換得友情，我經常看到身邊明明交情不深的大嬸們，她們莫名在某種天時地利人和的時空下，突然像炸開的潘朵拉盒子，猛烈彼此交換彼此深層的秘密，並且在過程當中獲得一種酣暢的、惺惺相惜的短暫幻覺。大嬸服飾店提供的就是那個平行世界的魔幻時空。然而離開了那個時空，她們或許很快就爲了極其渺小的事情互相憎恨了起來。

因爲這些大嬸服飾店的存在，我漸漸領悟到大嬸是一種形容詞，大嬸若大嬸得可愛並不討人厭，問題只出在於有更多大嬸大嬸得很陰沉。她們像多毛的海底軟體動物伸出觸角蠕蠕地刺探著，在看不見的時刻出沒在某些角落，成群結黨，在皺摺間藏了刺人碎語和過份的自負或天真。

有些人年紀輕輕就活成了大嬸，有些男人聲音低沉腳毛很多但還是徹徹底底的大嬸，你看我們現在的報章雜誌，絕大多數都是非比尋常之大嬸的了。